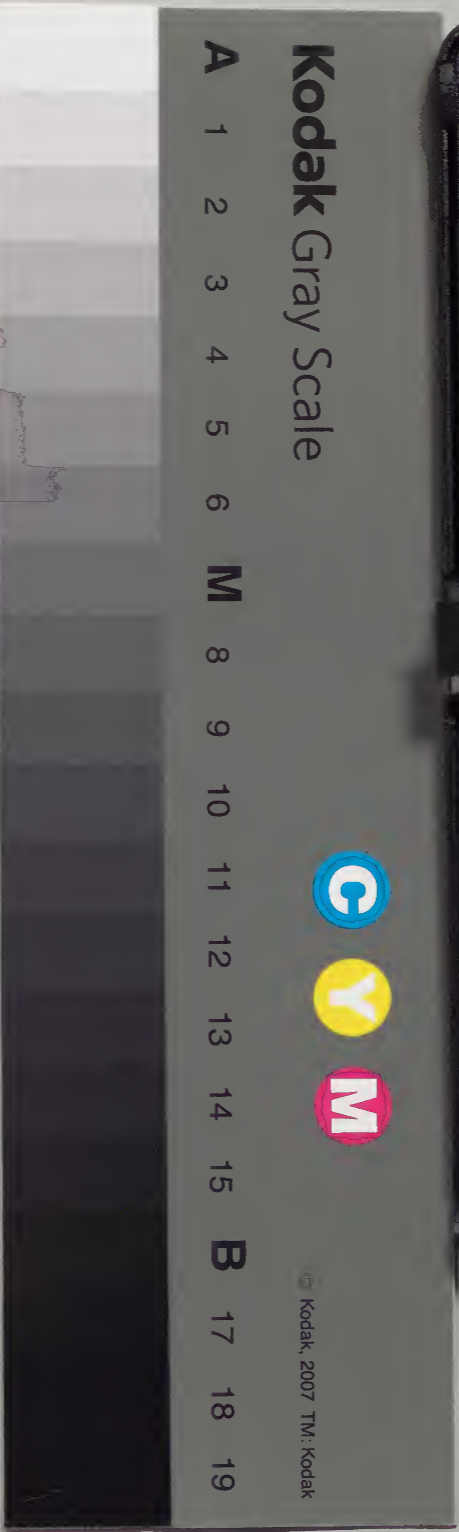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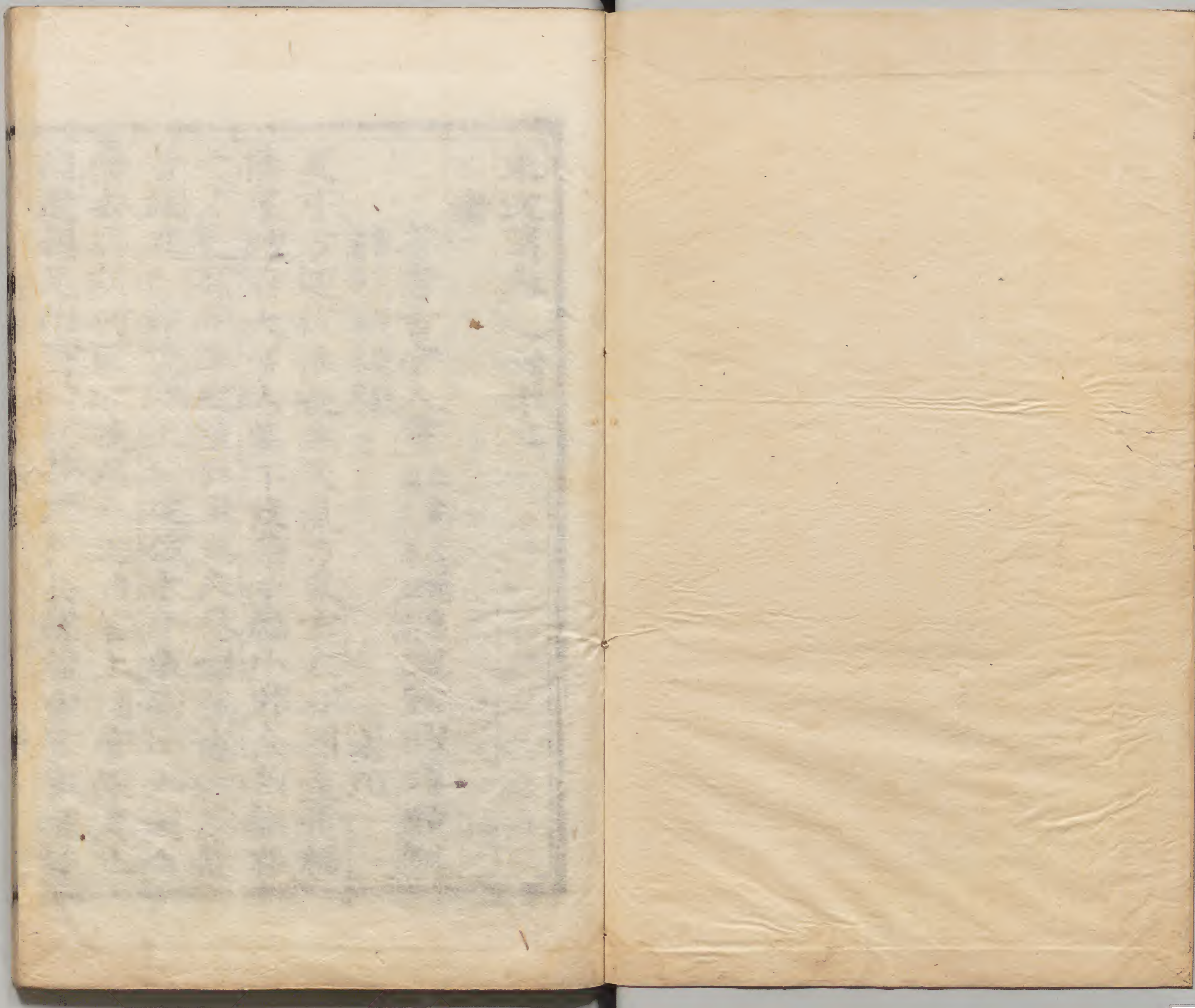


東文選

六十二

|      |            |
|------|------------|
| 内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7777    |
| 冊數   | 130 ( 62 ) |
| 函號   | 116 1      |





東文選卷之六十二

書

荅唐古官人書

來書云福蔭裏統領蒙古拔都

魯言語道與高麗王云云

朴暄

夏序方迴伏惟長生天氣力蒙古大朝國皇帝福蔭裏帥府大官人閣下茂膺千福小邦全賴撫存之力更有聊生之望雖至愚夫愚婦猶感大恩曩者歲在己卯投拜上國使佐十介歲到小邦親自賚去為式何圖波速路人遮出害上國官軍戾止謹遣親兄淮安公迎犒問慰具說端由官軍釋疑

而返我以萬世出力供職爲望累遣使介敬輸國  
贐及戊戌十二月發遣金寶鼎宋彥琦等押信朝  
貢己亥六月續遣盧演金謙等朝覲如前旣而先  
遣金寶鼎受皇帝聖旨迴來又於是年十二月以  
親弟新安公賚持流例貢賦復奉別進方物具表  
文并遣未知行邁何似目今盧演金謙等受詔迴  
到稱說大官人閣下欣對我親弟新安公累旬宴  
慰仍發伴使護送帝所俄聞此言喜抃萬千但所  
諭至鴨江令民戶住著耕種當使佐往來之際供  
對酒饌傳騎馬死事且閣下以覆護小邦爲念予

敢不以此爲喜且如閣下備知凋殘旣極曷可卒  
速連絡而地著乎閒或有可爲之勢雖些小人每  
已令住著迎對使臣至若尤敗之處特差發官人  
準備他處酒果米糧輸到這裏迎送甚勤自後漸  
次人物蘇息則一依所諭抑又諭及使佐之來也  
入予居所祗對事顧予居所卑陋不勝慚愧特營  
別殿敬迎詔書又構別館接飯使佐是其敬攀對  
故介今依通示至于居所迎入宴慰其或以洪福  
源父於本城裏往來事聽取是人關白云年耄病  
深不堪遠路行邁而又進仕京都爵好廩厚計產

饒瞻安心以事佛功德爲業奈何返往敗亡本城  
裏住坐耶是甚未便辭語牢切固難奪志如上數  
段底事惟大官人閣下俯諒情實益加存撫俾我  
小邦萬世出力供職幸甚幸甚輕略不腆土宜并  
別紙奉寄伏惟領納

與吳悅官人書

李藏用

春暄動止千福瞻祝瞻祝帥府以寬仁恢大之度  
庇護小邦其感鏤之誠何以爲諭小邦於己卯年  
合稱扎刺巡行投拜後其進奉物件成吉思皇帝  
有旨上國使臣十人趁來交受賚去以此爲不易

之式間者波速路人逞奸於中途由是數年不得  
修風宜之享及辛卯年上國大軍來臨弊境親兄  
淮安公詣軍前再伸和好欲以萬世出力供職自  
爾以後累次遣价奉琛赴於帝所以至戊戌十二  
月遣金寶鼎宋彥琦等己亥六月遣盧演金謙等  
又於己亥十二月以親弟新安公代叢爾之軀朝  
天前去服事之心何嘗小弛今盧演等迴特示芳  
音益感撫存之惠其使臣官人每直詣住處事顧  
緣所居隘陋不堪祇迎故別立館宇於佳所蓋欲  
尊皇華之命豈敢有他今承明誨已於住處取接

訖其有萬戶管下我國人每造了罪過騎坐馬疋  
於去年十二月內逃往本地分裏須管刷會事去  
年以來無有此邑人逃來者縱有得脫而來既犯  
罪辜必知上國縷推鞫晦滅跡寫去於無人之地  
豈可窮露摘撥而得出耶伏望帥府諒悉情狀益  
軫矜憐求使萬世出力供職是小邦之幸也不腆  
土宜具如別錄領納是希

遺蒙古使黑的書

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  
故中國亦不以爲意來則撫之去則絕之以爲得

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  
日月所照盡爲臣妾蠢爾小夷敢有不服然蜂虿  
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未宜隋文帝時上  
書云日生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  
識名分如此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旣入脫有驕  
傲之荅不敬之辭欲捨之則爲大朝之累欲取之  
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寬  
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試之耳  
然取舍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爲得也且彼  
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哉旣聞之計當入朝然而

不朝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爲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覲天陞親承睿渥今雖在遐陬犬馬之誠思効萬一耳

與張學士書

金堦

孟炎伏想台候起居千福瞻企閣下以瑞世之才遭遇聖明陶鎔品彙粉澤典謨聲文章之鼓使天下聳矚如去取矚忽聞雷霆此千載一時偃武修文之際也海外之引頸於閣下者豈啻若鳳凰景星之一出耶昔漢高祖得天下於馬上雖威

讜伏諸夏而禮文作之闕如也及乎叔孫通制朝儀興儒教然後天下咸知大漢之貴也閣下之功業與叔孫通豈可同年語哉前次親朝伏蒙閣下多般庇護以吾情實委悉敷奏由是皇帝特示恩慈館我以華邸慰我以雅樂至於讒說一皆禁沮勅許送還賜之駿馬寶鞍以侈其寵感荷之至言所未竟也還國以來但增遐祝比承荆郎中奉傳詔旨云完復舊疆永爲東藩又云島嶼殘民窮兵極討殆非本心又蒙詔旨云出陸農桑以阜殘民靡境留軍已勅班師逃虜人等放令歸國宣諭如

此需以好生之德者豈閣下推誠佐理導宣恩宥  
之所致也所以三韓百姓悉深感戴有望於更生  
一依詔旨已於古京營葺出居但古京之荒廢垂  
三十年殿宇家戶須芟刈草木而新之故不可立  
就諒爲蕭條其比來諸官之見將爲何似以往奏  
耶徒增閔望耳伏望閣下的知情實益軫矜慈使  
小邦永永供職

與王學士書

某啓前月因使价迴備諳閣下佳裕千福欣慰欣  
慰閣下以傑出端朝之才首登黃甲之科遭世中

否韜光待時今遇聖明爲蒼生而一起筆端膚寸  
潤及萬邦使日月所照皆成文字天稟根乎仁義  
常以哀窮濟急爲己任每小邦行李之往來也款  
曲敷奏導降宸慈又於年前禮部侍郎張鎰行李  
館對殊厚賜以華服寵慰而送還伏承回詔益知  
睠卹之尤篤凡小邦所未便者悉皆先得其情如  
舉荒殘之地置之掌上而親賜覽也至乃權場之  
議立也姑使安之鷹鷄之請捕者亦今罷之加又  
特頒具註大明曆曉諭民時俾海隅餘黎復覩大  
明文物之重興也咸知有望於保全者豈閣下力



揚臯鶴之聲登聞于天之所使然耶舉國咸喜不  
覺滄浪之俱下矣况承閣下幸謂小邦素蒙皇化  
粗尚儒風者久矣輒以祖庭廣記一部垂示則不  
唯榮其異貺亦且欣吾道之東矣節次前去使价  
伏望閣下益加矜護即於天陛善爲之辭孟炎方  
屆惟冀爲天下自嗇以副翹祝之懇

同前書

謹拜書于銀臺內相閣下即辰三元肇啓饑膺賓  
春緬惟體况休和益膺五福念自入朝奉款來常  
仰恩庇敢忘于心今有區區一二事不敢徑達于

宸聽唯望大君子耳小邦自三十年兵疫以後民  
物大耗惟是日支之資歲獻之賦不能自給况今  
王人鼎至諭以東倭西宋之事且今供萬卒千艘  
山雖有材造船則奚遽至千民雖盡藉勝兵者豈  
得至萬假使實其數將涉大洋遠圖他國則彼亦  
能無蠱毒乎其必於我憾之深矣然則雖不敢侮  
上國即於小邦爲害甚易惟是海上之尺地恐不  
能保將孤皇帝涵毓之大德念至於此可爲痛哭  
伏望閣下諒蹈險鄙遠之難哀小邦首尾之畏發  
深仁援大義從容曉達于宸聰而後奉移天意使

小邦處怒矜之地則耳鳴之德曷可殫言今差賤  
价詣闕賀元因致緘啓于左右惟冀新年爲天下  
珍畜永庇小邦

國王與中書省請刷流民書

崔澹

竊念本國屬太祖龍興肇造區宇時有契丹遺民  
奉其主後金山僞署官吏自號大遼收國王驅掠  
人物東來據險陸梁逆命重煩朝廷遣帥臣合臣  
扎臘等致討我高祖太師忠憲王供侍大犒犒角  
而滅之自是舉國內附恪修職貢歲無有闕以至  
世祖回自征南將登寶位我會祖太師忠敬王以

世子入朝迎拜於梁楚之郊欽遇聖恩許以己未  
二月以後逃虜人口歸元而我祖太師忠烈王得  
尚皇姑齊國大長公主生我父太尉瀋王累蒙朝  
廷特遣使臣與遼陽省及征東委官會刷歸之而  
每緣土官占吝刷之不悉又予至治元年入朝以  
後五載之間國人失於防閑逃入遼瀋開原地面  
不知其數今者欽具表文遣人聞奏伏望上念累  
朝字小之本意下審小國勤王之微勞導降俞音  
使散渙之民得今復業則海隅小邦永荷覆育不  
勝幸甚不宣

又謝不立行省書

伏念小邦世荷累朝涵育國中君臣之分一皆依  
舊不料邇年樂既之人閒起以致朝廷有議立省  
百姓聞之人不自安近者欽蒙聖旨一切禁之舉  
國上下實獲再生唯知蹈舞而已茲遣小介奉表  
進謝伏望善爲聞奏永示字小之仁不勝忻慶不  
宣

又與翰林院爲太尉王請謚書

伏以聖朝功臣世家例得贈謚而先太尉潘王薨  
逝逾年尚未舉行今具表文啓省上聞外念先王

歷事六朝實多勞績累被天獎元臣懿戚無有不  
知若蒙平生行跡得列華藻以示將來則先王可  
爲死而不死其於存歿爲榮莫大伏惟照審不宣

答鄭判樞可臣書

山野白是月哉生明錦城吏至奉傳手教一封云  
是廉車所傳送也驚喜跪受未及拆封冰雀一條  
瑩然照眼及開緘一閱則花牋寶墨瓊章麗藻又  
爛然溢目初若爰居之眩金奏也徐而讀之不覺  
至于再四其屬辭也道而警其敘意也曲而盡髣髴  
若躬詣雪齋無愠堂中對清顏而奉清談也信

知同道相見固不在根塵也而又從前滯於宵次  
底恐被富貴移易不甚留意於林下之疑與夫恐  
以山野夢也未知之事罪之之疑一時渙然冰釋  
乃知達人之鑑勝於秦樓之鏡照人之膽無遺矣  
感荷之至筆舌奚盡來詩兩絕辭語既高而荀字  
韻益強故閣筆未敢再賡惟大度寬之時日尚熱  
伏望爲國珍畜以副遐禱不宣惶恐再拜

獻都堂書

審王

閔漬

曰方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自有宇宙以來  
無與今日比者然未聞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得

其宜者實由諸相公贊襄燮理之功伏惟前王以  
世祖之外甥歷事五朝凡三十餘載但以廣作勝  
緣祝延聖算爲已任一旦不覺執迷獲戾於天遠  
謫西土者于今四年豈不痛哉小邦人民既非木  
石誰無犬馬戀主之情然天遙地隔蚊蚋之鳴上  
達無由但日夜呼泣而已况漬等曾被任用荷德  
費恩既極名位年且耆者豈不百倍于常情乎然  
雷霆之威無所不震驚懼失措罔知所圖但仰望  
天日而趨趨海隅者久矣今諸相國閣下將使四  
海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若未達殘陽戀主之情

忽先朝露以沒則可謂孤負盛代恨及黃泉由是  
忍病登途備嘗艱險幸存餘喘匍匐而來伏望諸  
相公哀我王遠謫殊方累經歲月憐老軀生度三  
千餘里欲申微願善爲敷奏導宣聖澤回我王萬  
里之行則漬等雖老忘軀報德之心不後於龜蛇

上征東省書

李齊賢

高麗國耆老衆官謹齋沐上書于征東省諸相國  
執事朝廷使臣朶赤等欽奉郊天大赦德音前來  
王京我寶塔實憐王引僚吏備儀仗出迎城外入  
于本省聽詔訖使臣等就執王上馬迴去事出倉

卒凡在陪臣措躬無所尚復奚言然念王年少不  
更事直情徑行所以致此原其本意蓋亦無他天  
日照臨胡可誣也又念小邦始祖王氏開國海隅  
四百二十六年子孫相繼二十八世歷宋遼金通  
使往來羈縻而已及我太祖聖武皇帝龍興之際  
有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圖復亡遼之業勢  
窮東走陸梁島嶼太祖命哈真扎刺兩將帥討罪  
天寒雪深餉道不繼我忠憲王遣趙冲金就礪等  
助兵與糧一舉破賊於是兩國同盟萬世子孫無  
忘今日因分所虜生口爲信今小邦有契丹塲是

也世祖文武皇帝觀兵襄陽阿里孛哥扇變漠北  
諸侯虞疑各懷去就我忠敬王時爲世子蒙犯霜  
露直至汴梁以迎于道世祖望見驚喜曰高麗荒  
遠之邦今我北歸將繼大統彼其世子自來歸我  
天贊我也忠敬王既當國陪臣林惟茂父子不喜  
內屬擅廢立阻兵江華世子忠烈王奔告朝廷世  
祖赫怒詔王復位乘駟入覲王及世子引兵東還  
擒戮逆黨去水而陸一心供職忠烈王之世世祖  
兩征日本王遣金方慶等修其戰艦每爲先鋒又  
乃顏之黨哈丹攻陷水達達女真之地侵及我疆

欲抗天威王出兵逆擊之隻輪無返者大德末益  
知禮不花王左右仁宗皇帝定亂清宮奉迎武宗  
皇帝爲一等功臣是則王氏忠於朝廷也以矣又  
念世祖皇帝肇降忽篤恟迷思公主是生益知禮  
不花王益知禮不花王生阿納忒室利王阿納忒  
室利王生寶塔實里王寶塔實里王雖踈且遠其  
於世祖實有肺腑之親焉又念皇后竒氏生自小  
邦上配至尊誕毓元良爲天下所慶賴朝廷之視  
小邦不應與諸蕃同焉又念小邦與日本隔海爲  
隣我之蒙福彼則愧其歸化之遲我之獲戾彼則

甘其執迷之陋勢之必然者也昔周執衛侯術而卒今復位漢徵梁王武而亦使歸梁有以見王者之大度也况我朝廷自列聖以來好生之德萬萬過於周漢而今則親享南郊尊祖配天大禮既成德音廣布外薄四海蹈舞歡呼苟有一物不被其仁澤者所宜痛心欽惟聖天子以宥過無大之仁儻迴一念使我寶塔實里王免離罪罟游泳恩波且使王氏君臣社稷不替其名衣冠風俗並仍其制山海愚民獲安舊業則太祖世祖勤恤小邦之意豈不益明世祖釐降公主生子若孫以繫遠方

之心其規模豈不益遠皇后誕毓元良天下之慶賴豈不益偉小邦勤王敵愾之志豈不益堅日本未服之民革其執迷樂於歸化其意豈不益篤四百二十六年二十八世血食之鬼豈不益感朝廷宥過無大好生之德豈不益播於天下後世哉伏惟執事俯察芻言達于天聰

在大都上中書都堂書

至治三年正月日高麗國都僉議使司某等衆貧謹齋沐百拜獻書于中書宰相執事閣下事將萌芽而逆言之近乎狂情有鬱結而難言之近乎隱

如不得已寧狂無隱伏望閣下寬其率爾而憐察  
之幸甚中庸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  
者一也繼絕世舉廢國理亂持危厚往薄來所以  
懷諸侯也說之者曰無後者續已滅者封使上下  
相安大小相恤天下皆竭其忠力以蕃衛王室矣  
昔齊桓公遷邢而如歸封衛而忘亡此所以九合  
一匡為五霸首也霸者猶知務此况居域中之大  
以四海為家者哉竊惟小邦始祖王氏開國以來  
凡四百餘年矣臣服盛朝歲修職貢亦且百餘年  
矣往者歲在戊寅有遼代遺孽號金山王子者驅

掠中原之民東入島嶼陸梁自肆太祖聖武皇帝  
遣哈真扎刺兩元帥討之會天大雪餽餉不通忠  
憲王命趙冲金就礪供資糧助器仗擒戮狂賊疾  
如破竹於是兩元帥與趙冲等誓為兄弟萬世無  
忘又於己未年世祖皇帝班師江南忠敬王知天  
命之有歸人心之攸服跋涉六千餘里迎拜于汴  
梁之地自本國至釣魚山又迴忠烈王亦躬修朝  
覲未嘗小懈故得釐降公主世為附馬而不更舊  
俗以保其宗社繫世祖皇帝詔旨是賴當其立天  
下各處行省獨於小邦不置後因東征日本雖有



名額不拘常選大德中教闊里吉思爲耳目官因其陳言都省商量上奏本國會蒙世祖皇帝聖旨休改舊本俗但換官名今全都改換不宜也者成宗皇帝可其奏即令闊里吉思迴來仁宗皇帝於鼠兒年四月降聖旨高麗田地立省的不揀是誰休題奏者欽此可見列聖存恤之深意今聞朝廷欲於小邦立行省比諸路若其果然其如世祖皇帝詔旨何其如列聖存恤之意何伏讀年前十一月新降詔條使邪正異途海宇乂康以復中統至元之理聖上發此德音實天下四海之福也况小

邦累世之功如彼列聖存恤之如此今將四百餘年之業一朝而廢絕其他外國未有寸功於朝廷者朝廷將何以處之又其如中統至元之體何更念小邦地方不過千里山川林藪無用之地十分而七稅其地未周於漕輓賦其民未支於俸祿於國家用度泰山之微塵不足有以供奉其萬一加以地遠民愚言語與上國不同趨合與中華絕異恐其聞此必生疑懼之心非家至戶說而安之者也又與倭民濱海相望萬一而聞之無奈以我爲戒而自以爲得計耶伏望執事閣下體累朝念功

之義記中庸訓世之言國其國人其人使修其政  
賦而爲之藩籬以奉我無疆之休豈唯三韓之民  
室家相慶歌詠盛德而已其宗社之靈皆將感泣  
於冥冥間矣伏惟鈞照無任激切懇迫之至干黷  
尊嚴伏地待罪某等百拜

上伯任丞相書

月日熏沐齋戒百拜上書于丞相執事禹思天下  
有溺者如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如已飢之天  
下之溺與飢者非禹手擠之而稷過其舖也何其  
心斷然自以爲己責而不辭哉天之降任於大人

本欲使之濟斯民也苟視困窮無告者恬不爲救  
豈天之降任意耶此所以忘胼胝之苦躬稼穡之  
勤宅九土粒蒸民左右堯舜而澤及萬世者也設  
有一人焉不幸而轉溝壑陷濤瀨禹稷而見之將  
圖其斯須之活而已耶吾知其必爲之計使之不  
復憂飢與溺然後其心安焉恭惟丞相執事光輔  
聖天子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戴白之老  
以爲復見中統至元之理人之生于此時可謂大  
幸矣如是而有一人焉困窮之勢甚於飢溺執事  
其何以處之哉往歲我老藩王遭天震怒措躬無

所執事哀而憐之生死肉骨於雷霆之下得從輕  
典流宥遠方再造之恩有踰父母然其地甚遠且  
僻語音不同風氣絕異盜賊之不虞飢渴之相逼  
支體羸瘠頭鬚盡白辛苦之狀言之可爲流涕執  
事忍視之耶語其親則世祖之親甥也語其功則  
先帝之功臣也又其祖考爰自太祖聖武皇帝草  
創之時慕義先服世著勤王之効其功不可忘也  
雖執迷不悟罪至罔加原其本心固亦無他竄謫  
以來已及四年革心改過亦已多矣伏望執事旣  
嘗力救於初無忘終惠於後敷奏黈聰導宣天澤

俾還故國以終餘年其爲感激豈止轉溝壑者歛  
美食陷濤瀨者履坦途而已哉若謂時未可也姑  
徐爲之日延月引而爲賢且有力者所先天下之  
士將謂執事見事獨遲小國之人將謂執事爲德  
不竟竊爲執事惜之

同崔松坡贈元郎中書

崔某李某奉書再拜郎中元公足下竊伏海濱歆  
芳名高下風爲日以矣思欲觀梧竹之標聞陽秋  
之論顧無紹介爲之先容因循歲月願莫之遂今  
忽焉披露肝腎以効於前交淺言深恐未足以感

發尊聽然而弊邑於足下爲恭桑之地雖出幽遷  
喬泥蟠雲飛家中原仕上國墳墓親戚固在弊邑  
於僕等所欲言者又烏得而無情哉今聖天子勵  
精圖理大丞相才略不世出言聽計從廟無遺筭  
有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得其平必振拔而安措  
之然後已實萬世一時也而足下以端慤雄深之  
質文之以禮樂詩書高冠博帶優游東閣潤色伊  
周而繡縫房杜亦可謂得青雲知己以行其道者  
矣竊惟弊邑事大以來百有餘歲歲修職貢未嘗  
小弛往者有遼氏遺棄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

民弄兵于海島朝廷遣哈真扎刺帥師討罪天寒  
雪深甬道不繼軍不得前却幾爲凶徒笑我忠憲  
王命趙冲金就礪轉餉濟師倚角而滅之兩國之  
帥相與約爲兄弟誓萬世無相忘是則弊邑盡力  
於太祖皇帝時也世祖皇帝南征而返將繼大統  
時有介弟扇變于朔方諸侯憂疑道路甚梗我忠  
敬王以世子率群臣拜迎于梁楚之郊天下於是  
覩遠人之悅服知天命之有歸是則弊邑盡忠於  
世祖皇帝者也忠敬王襲爵東歸忠烈王復以世  
子入侍輦轂世祖念其功嘉其義眷遇深至天下

莫及今尚公主以示殊恩屢頒詔旨母改舊俗四海之內稱爲美談老潘王即公主子而世祖親錫也自世祖之時以至于盛代歷仕五朝旣親且舊但以功成不退變生所忽毀形易服遠竄吐蕃之地去故國萬餘里革船渡河牛箱野宿閒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麩處土屋辛苦萬狀不可殫說行路或聞之尚爲之爲邑况其策名委質者哉閭閻阻排雲之叫廊廟無蟠木之容雖含恤而憤泣大聲而疾呼孰聞之而孰憐之耶此某等所以當食忘餐已卧復起遑遑栖栖淚盡而血繼者也蓋柔

遠惇族先王之政也以功覆過春秋之法也足下何不從容爲大丞相言之明往日之無他今日之自艾入奏冕旒導席金雞之澤賜環而東復見天日使聖天子之世無復有向隅而泣者則大丞相之德之美益著於遐邇而不忘本之義善救物之仁天下之人皆將稱頌於足下豈惟弊邑君臣銘肌鏤骨圖報其萬一而已哉惶悚惶悚不宣某等再拜記

病中戒子孫書

鄭規

教子當以義方事親莫如得禮茲申治命用訓諸

孤嘗觀世俗之喪親者不求聖人制禮之本意惟  
從釋氏薦福之浮言徒務乎七日之齋餘事於三  
月而葬世滔滔而莫覺人賀賀而競趨禮義不明  
彛倫以戮予其病此者久矣汝其聽我而念哉予  
縱年數之尚多其奈疾病之不殄嗚呼豈能以於  
斯世惟恐迫於西山即有一朝之變故慎勿三寶  
之歸依文公有不作之論千載不滅尼父示無違  
之訓萬世不亡且彼堂獄之殊云是善惡之報果  
有主者必無私心矧予平日之所為不悅於彼豈  
汝一時之追賄得行其聞况氣聚則形凝性具氣

散則魄降魂升此理甚明夫人易曉安有既死於  
此者可以復生於彼乎敢告汝曹敬聽予命無財  
為悅賢者不取焉以死傷生聖人所戒也汝等勿  
過毀以滅性毋厚葬以取欺毋惑風水向背之論  
毋從金火禁忌之說但當安措之是卜豈曰禍福  
之所關酌古今以從宜稱有無以行禮嗚呼得正  
而斃吾又何求非禮妄行汝豈為孝母替此今末  
示後昆

與同年趙中書崔獻納書

李穀

寒門窮巷之士固不能自達必有青雲知己為之

援引乃可以申其屈動其蟄僕本驚怯進退羞澁  
望朱門如坎窞足不能前焉瞻高冠若鬼神首不  
敢舉焉以此後於衆人而未霑一命矣自有兩公  
知遇以來謂已得青雲援引也及乎造化日又千  
紅百紫疊見增出於手下而背陰一枝依舊青青  
然後知知遇之不可保而造化之或有遺忘也昔  
袁粲爲丹陽尹嘗步屨野閒遇一士便呼與酣飲  
明日此人以爲知遇造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  
聊相邀耳竟不與相見今僕之謂爲知遇者焉知  
不類於此人乎然世以執政比造化者謂無遺也

無私也南枝先發於北枝蓋非有所作爲偶以所  
托之勢而爲先後之間耳豈有南枝旣花花而實  
實而薦爲北枝者尚猶青青依舊也哉此所謂人  
猶有所憾者也僕嘗以爲人之窮達有命存焉求  
之者命也不求者亦命也與其求不得而赧赧然  
曷若不求不得之自若也由是不求以至于今日  
及見求之者皆著鞭先往然後知吾謀之大迂而  
命不足道也伏惟垂察焉夫人之所欲爲者忠與  
孝也古人以家貧親老不爲祿仕爲不孝僕之未  
免於求之之累者以此也求之而亦不得則誠命

也僕夫復何言哉惶懼惶懼拜

代言官請罷取童女書

云云竊聞古之聖王其治天下也一視而同仁雖人力所至文軌必同而其風土所宜人情所尚則不必變之以爲四方荒徼風俗各異苟使同之中國則情不順而勢不行也情不順勢不行而善治之雖堯舜不能矣昔我世祖皇帝臨御天下務得人心尤於遠方殊俗隨其習而順治之故普天率土歡欣鼓舞重譯來王惟恐或後堯舜之治蔑以加也高麗本在海外別作一國苟非中國有聖人

邈然不與相通以唐太宗之威德再舉伐之無功而還國朝肇興首先臣服著勲王室世祖皇帝登降公主仍賜詔書弊諭曰衣冠典禮無墜祖風故其俗至于今不變方今天下有君臣有民社惟三韓而已爲高麗計者當欽承明詔率祖攸行修明政教朝聘以時與國咸休可也而乃使其婦寺之流根據中國寔繁有徒怙恩恃寵反撓本國至有冒于內旨爭馳傳遠歲取童女絡繹輦來夫其取人之女以媚于上爲己之利此雖高麗自取之也既稱有旨豈不爲國朝之累乎古昔帝王發一號



施一今天下顯顯望其德澤故稱詔旨曰德音今  
屢降特旨奪人室女甚為不可夫人之生子鞠之  
育之將以望其反哺也無尊卑之別華夷之間其  
為天性一也抑彼風俗寧使男異居女則不出若  
為秦之贅壻然凡致養于父母者有女之尸焉故  
其生女也恩斯勤斯日夜望其長能有以奉養而  
一旦奪之懷抱之中送之四千里外足一出門終  
身不返其為情何如也今高麗婦女在后妃之列  
配王侯之貴而公卿大臣多出於高麗外甥者此  
其本國王族及閭閻豪富之家特蒙詔旨或情願

自來且有媒聘之禮焉固非常事而好利者援以  
為例凡今使其國者皆欲妻妾非但取童女而已  
夫使于四方將以宣布上恩詢咨民隱詩不云乎  
周爰咨詢周爰咨諏今乃使于外國貨色是黷不  
可不禁也側聞高麗之人生女者即秘之惟慮不  
密雖比隣不得見每有使臣至自中國便失色相  
顧曰胡為乎來哉非取童女者耶非取妻妾者耶  
已而軍吏四出家搜戶探若或匿之則係累其隣  
里縛束其親族鞭撻困苦見而後已一遇使臣國  
中騷然雖鷄犬不得寧焉及其聚而選之妍醜不

同或啖其使臣而飽其欲雖焚而舍之舍之而它  
求每取一女閱數百家惟使臣之爲聽莫或敢違  
何者稱有旨也如此者歲再焉或一焉間歲焉其  
數多者至四五十旣在其選則父母宗族相聚哭  
泣日夜聲不絕及送于國門牽衣頓仆攔道呼號  
悲慟憤懣有投井而死者有自縊者有憂愁絕倒  
者有血泣喪明者如此之類不可殫紀其取爲妻  
妾者雖不若此逆其情取其怨則無不同也書曰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恭惟國朝  
德化所及萬物咸遂高麗之人獨有何罪而受此

苦乎昔東海有冤婦三年大旱今高麗有幾冤婦  
乎比年其國水旱相仍民之飢殍者甚衆豈其怨  
嘆能傷和氣乎今以堂堂天朝豈不足於後庭而  
必取之外國乎雖承恩於朝久猶懷父母鄉黨人  
之至情也而乃置之宮掖愆期虛老時或出之而  
歸之寺人終無孛者十之五六其怨氣傷和又何  
如也事有小弊而爲國之利者容或爲之然不若  
無弊之爲愈也况無益於國家取怨於遠人而其  
爲弊不小者哉伏望渙發德音敢有冒干內旨上  
瀆聖聽下爲已利而取童女者及使于其國而取

妻妾者明示條禁絕其後望以彰聖朝同仁之化  
以慰外國慕義之心消怨致和萬物育焉不勝幸  
甚

寓本國宰相書

穀頓首再拜寓書諸相公閣下僕病不能造左右  
面陳所懷若終不言則不惟僕之心常快快不平  
鬱而不泄且諸公必以僕爲無知而不以人待之  
故不能緘嘿吐出一言惟諸公之幸聽之維吾三  
韓國之不國亦已久矣風俗敗壞刑政紊亂民不  
聊生如在塗炭幸今國王丞相受命之國民之望

之若大旱之望甘澍然國王丞相以春秋之富謙  
恭冲默一國之政聽於諸公則其社稷安危人民  
利病士君子之進退皆出於諸公夫進君子則社  
稷安退君子則人民病此古今之常理也然則用  
人又爲政之本也盖用人則易知人則難不問邪  
正不論高下惟貨是視惟勢是依附我者雖姦諂  
而進之異己者雖廉謹而退之則其用人不既易  
乎用人易故政日亂政亂故國家隨以危亡此不  
待遠求諸古實目前之明鑑也古之人知其然於  
一進退人之際而必察其所行所從來惟恐瀆于

貨而奪于勢也然猶朱紫相奪玉石相混其知人不既難乎即今本國之俗以有財爲有能有勢爲有智至以朝衣儒冠爲倡優雜劇之戲直言正論爲閭里狂妄之談宜乎國之不國也穀之所以離親戚去鄉國久客於輦轂之下者正爲此耳比聞諸公所以輔政更化者與前日甚不相遠名雖尚老而少者實主其柄名雖尚廉而貪者實執其權既斥惡小而大者不悛其惡既改舊臣而新者反附其舊知人不難用人甚易似非國王丞相委任之意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或曰不必寓書諸公

徒見其怒而無所益也穀應之曰社稷苟安人民苟利將具本末言之朝廷達之天子豈以諸公之怒而便緘默耶是用敢貢狂瞽之說惟諸公之垂察焉

東文選卷之六十二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and a large rectangular red seal.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